戒子通錄

二

詳校官中書臣張虎拜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戒子通錄卷三

宋 劉清之 撰

幼訓 王褒 臨沂人周小司空著幼訓以戒諸子其一章云按褒字子深周武帝保定中除內史中大夫

陶士行曰昔大禹不惜尺璧而重寸陰文士何不誦書武士何不馬射若乃元冬修夜朱明長日肅其居處崇其墻仞門無糅雜坐闕號呶以之求學則仲尼之門人也以之爲文則賈生之升堂也古者盤盂有銘几杖有

戒進退修焉俯仰觀焉立身行道終始若一造次必於是君子之言歟吾自幼學不墜斯業汝能修之吾之志也

曾子告子言參字子輿魯人疾病告曾元曾華凡三章

微乎吾無夫顏氏之言吾何以語汝哉然而君子之務盡有之矣夫華繁而實寡者天也言多而行寡者人也鷹隼以山為卑而曾巢其上魚鼈黿鼉以淵為淺而蹷穴其中卒其所以得之者餌也是故君子苟無以利害

義則辱何由至哉　親戚不悅不敢外交近者不親不敢求遠小者不審不敢言大故人之生也百歲之中有疾病焉有老幼焉故君子思其不復者而先施焉親戚既殆雖欲孝誰為孝年既耆艾雖欲弟誰為弟故孝有不及弟有不時其此之謂與　官怠於宦成病加於少愈禍生於懈惰孝衰於妻子察此四者慎終如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史鰌字子魚衛靈公臣且死謂其子曰靈公往弔問其故其子以父言聞靈公靈公寤衛國以治

我即死治喪於北堂吾生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不能正君也生不能正君死不當成禮死而置屍於北堂於禮足矣

司馬談 談漢太史令夏陽人留滯周南發憤且卒執子遷手而泣曰

予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予乎女復為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予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予死汝必為太史為太史毋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

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稱誦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風達太王王季之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義士予為太史而不論載廢天下之文予甚懼焉汝其念哉

何曾字頴考陽夏人晉司徒嘗侍武帝宴退告其子遵曰國家應天受命創業垂統吾每侍宴未嘗聞經國遠圖唯說平生常事非詒厥孫謀之道也後嗣其殆乎此吾子孫之憂汝等猶可沒身孫輩必遇亂亡

殷仲堪陳郡人晉荊州刺史性真素飯粒落席間輒拾以噉之人見我受任方州謂我豁平昔時意今吾處之不易貧者士之常焉得登枝而捐其本爾其存之

謝僑字國美父元大任梁侍中

僑素貧嘗一日朝無食其子啓欲以班史質錢答曰寧餓死豈可以此充食乎

劉贊 魏州人父玭為縣令　按贊後唐明宗時為御史中丞刑部侍郎

贊始就學衣以青布衫襦每食則玭自肉食而別以蔬食食贊於牀下謂之曰肉食君之祿也爾欲之則勤學問以干祿吾肉非爾之食也由是贊益力學舉進士官至中書舍人

疏廣告兄子言 字仲翁東漢人漢太子太傅兄子受字公子為少傅廣告之受叩頭

曰從大人議

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今仕宦至二千石官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豈如父子相隨出關以壽命終不亦善乎

孔臧戒子書　子順之後安國之從兄事漢孝武告子琳書　按臧孔子十一代孫嗣封蓼侯為太常

頃來聞汝與諸友生講肄書傳　按孔叢子作講肄學傳　孜孜晝夜衎衎不怠善矣人之進退唯問其志取必以漸勤則得

多山霤至柔石為之穿蝎蟲至弱木為之弊夫霤非石之鑿蝎非木之鑽然而能以微脆之形陷堅剛之體豈非積漸之致乎訓曰徒學知之未可多履而行之乃足佳

東方朔 字曼倩平原人漢武帝臣似道家言姑存之

明者處世莫尚於中優哉游哉與道相從首陽為拙柳惠為工飽食安步以仕代農

鄭元 字康成北海人漢獻帝時嘗疾篤自慮以書戒子益恩

吾家舊貧不為父母羣弟所容去廝役之吏游學周秦之都往來幽并兖豫之役獲覲乎在位通人處逸大儒得意者咸從捧手有所受焉遂博稽六藝粗覽傳記時覩祕奥年過四十乃歸供養假田播殖以娛朝夕遇閹尹擅勢坐禁黨錮十有四年而蒙赦令舉賢良方正有道辟大將軍三司府公車再召比牒併名早為宰相惟彼數公懿德大雅克堪王臣故宜式序吾自忖度無任於此但念述先聖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齊亦庶幾以

竭吾才故聞命罔從而黃巾為害萍浮南北復歸邦鄉入此歲來已七十矣宿素衰落仍有失誤案之禮典便合傳家今我告爾以老歸爾以事將閒居以安性覃思以終業自非拜國君之命問族親之憂展敬墳墓觀省野物胡嘗扶杖出門乎家事大小汝一承之咨爾煢煢一夫曾無同生相依其勗求君子之道研鑽勿替敬慎威儀以近有德顯譽成於僚友德行立於己志若致聲稱亦有榮於所生可不深念邪可不深念邪吾雖無紱

冕之緒頗有讓爵之高自樂以論贊之功庶不遺後人之羞未所憤憤者徒以亡親墳壟未成所好羣書率皆腐敝不得於禮堂寫定傳與其人日西方暮其可圖乎家今差多於昔勤力務時無恤饑寒菲飲食薄衣服節夫二者尚令吾寡恨若忽忘不識亦已焉哉

劉向 字子政彭城人漢成帝臣

汝有何德蒙恩甚厚將何以報董生有云弔者在門賀者在閭言有憂則恐懼敬事敬事則必有善功而福至

也又曰賀者在門弔者在閭言受福則驕奢驕奢則禍至故弔隨而來齊頃公之始藉霸者之餘威輕侮諸侯戲跛蹇之客故被簺之禍遁服而亡所謂賀者在門弔者在閭也兵敗師破人皆弔之恐懼自新百姓愛之晉侯皆歸其所奪邑所謂弔者在門賀者在閭也

司馬徽後漢

聞汝充役室如懸磬何以自辦論德則吾薄說居則吾貧勿以薄而志不壯貧而行不高也

自汝行之後恨恨不樂何者我實老矣所恃汝等也皆不在目前意遑遑也人之居世忽去便過日月可愛也故禹不愛尺璧而愛寸隂時過不可還若年大不可少也欲汝早成未必讀書并學作人欲令見舉動之宜觀高人遠節志在善人左右不可不慎善否之要在此際也行止與人務在謹之言思乃出行詳乃動皆用情實道理違斯敗矣父欲令子善唯不能殺身其餘無惜也

王修字叔治北海人魏奉常戒子

王昶字文舒魏司空名兄子默字處靜沈字處道子渾字元沖深字道沖皆依謙實以見意遂書以戒之

夫人為子之道莫大於寶身全行以顯父母此三者人知其善而或危身破家陷於滅亡之禍者何也由所祖習非其道也夫孝敬仁義百行之首行之乃立身之本也孝敬則宗族安之仁義則鄉黨助之此行成於內名著於外者矣人若不篤於至行而背本逐末以陷浮華焉以成朋黨焉浮華則有虛偽之累朋黨則有彼此之

患此二者之戒昭然著明而循覆車滋衆逐末彌甚皆由惑常時之譽昧目前之利故也　夫富貴聲名人情所樂而君子或得而不處何也惡不由其道耳患人知進而不知退知欲而不知足故有困辱之累悔吝之咎語曰知不知足則失所欲故知足之足常足矣覽往事之成敗察將來之吉凶未有干名要利欲而不厭而能保世持家永全福禄者也按魏志王昶傳此下尚有欲使汝曹立身行己遵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故共十九字以元默冲虚為名欲使汝曹顧名思義

不敢違越也古者盤杅有銘几杖有戒俯仰察焉用無過行況在已名可不戒之哉　夫物速成則疾亡晚就則善終朝華之草夕而零落松柏之茂隆寒不衰是以大雅君子惡速成戒闕黨也若范燮對秦客而武子擊之折其委笄惡其掩人也夫人有善鮮不自伐有能寡不自矜伐則掩人矜則凌人掩人者人亦掩之凌人者人亦凌之故三郤為戮於晉王叔負罪於周不惟矜善自伐好爭之咎乎故君子不自稱非以讓人惡其盖人

也夫能屈以為伸讓以為得弱以為彊鮮不遂矣　夫毁譽愛惡之原而禍福之機也是以聖人慎之孔子曰吾之於人誰毁誰譽如有所譽必有所試又曰子貢方人賜也賢乎哉我則不暇以聖人之德猶尚如此況庸庸之徒而輕毁譽哉昔伏波將軍馬援戒其兄子言聞人之惡當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而聞口不可得而言也斯戒至矣人或毁己當退而求之於身若己有可毁之行則彼言當矣若己無可毁之行則彼言妄矣當則

無怨於彼妄則無害於身又何反報焉且聞人毀己而忿者惡醜聲之加人也人報者滋甚不如默而自修己也諺曰救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修斯言信矣若與是非之士凶險之人近猶不可況與對校乎其害深矣

夫虛偽之人言不根道行不顧言其為浮淺較可識別而世人惑焉猶不檢之以言行也近濟陰魏諷山陽曹偉皆以傾邪敗没熒惑當世挾持姦慝驅動後生雖刑於鈇鉞大為炯戒然所汙染固以衆矣可不慎與

若夫山林之士夷叔之倫甘長饑於首陽安赴火於緜山雖可以激貪礪俗然聖人不可為吾亦不願也令汝先人世有冠冕惟仁義為名守慎為稱孝悌於閨門務學於師友　吾與時人從事雖出處不同然各有所取潁川郭伯益好尚通達敏而有知其為人宏曠不足輕貴有餘得其人重之如山不得其人忽之如草吾以所知親之昵之不願兒子為之北海徐偉長不治名高不求苟得澹然自守惟道是務其有所是非則托古人以

見其意當時無所褒貶吾敬之重之願兒子師之東平
劉公幹博學有高才誠節有大意然性行不均少所拘
忌得失足以相補吾愛之重之不願兒子慕之樂安任
昭先淳粹履道內敏外恕推遜恭讓處不避洿怯而義
勇在朝忘身吾友之善之願兒子遵之若引而伸之觸
類而長之汝其庶幾舉一隅耳　及其用財先九族其
施舍務周急其出入存故老其論議貴無貶其進仕尚
忠節其取人務道實其處勢戒驕淫其貧賤慎無戚其

進退念合宜其行事加九思如此而已吾復何憂哉

諸葛亮家戒字孔明瑯琊人蜀漢丞相戒子書與子疏凡三章

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慆慢則不能研精險躁則不能理性年與時馳意與歲去遂成枯落悲歎窮廬將復何及也　又云每得來疏書尚麤拙豈修之不勤而量之有限耶

又云夫志當存高遠慕先賢絕情欲棄凝滯使庶幾之

志揭然有所存惻然有所感忍屈伸去細碎廣咨問除嫌吝雖有淹留何損於美趣何患於不濟若志不強毅意不慷慨徒碌碌滯於俗默默束於情永竄伏於凡庸不免於下流矣

羊祜 字叔子泰山人晉征南大將軍無子詔以兄子曁曁弟伊伊弟篇為祜後戒書出歐陽詢

吾少受先君之教能言之年便名以典文年九歲便誨以詩書然尚猶無鄉人之稱無清異之名令之職位謬恩之加耳非吾力所能致也吾不如先君遠矣汝等復

不如吾諮度宏偉恐汝兄弟未能也竒異獨達察汝等
將無分也恭為德首慎為行基願汝等言則忠信行則
篤敬無口許人以財無傳不經之談無聽毀譽之語聞
人之過耳可得受口不得宣思而後動若言行無信身
受大謗自入刑論豈復惜汝恥及祖考思乃父言纂乃
父教各諷誦之

商𡍮晉人　按商𡍮即殷𡍮宋人避諱所改也曾為滎陽令有恵政

天道也者易尋而難窮易知而難行也故京房之徒考

步吉凶之變而不能自見其禍更為姚平所戒此道之難知也省爾之才不及於房而吾之言過於平矣昔弗父何三命滋恭晏平仲久而敬之曾顏之徒有若無實若虛也況爾析薪之智欲彈射世俗身為謗先怨禍並集使吾懷朝夕之憂為范武子所歎亦非汝之美也若朝益暮習先人後己恂恂如也則吾聞音而識其曲食旨而知其甘永終吾餘年矣復何恨哉古人有言思不出其位爾其念之爾其念之

司馬越晉東海王以王承為記室參軍雅相知重勑其子毗

夫學之所益者淺體之所安者深閑習禮度不如式瞻儀型諷味遺言不若親承音旨王參軍人倫之表汝其師之

李暠字元盛隴西人晉涼武昭王遷于酒泉手令戒其諸子

吾自立身不營世利經涉累朝通否任時初不役智有所要求今日之舉非本願也然事會相驅遂荷州土憂責不輕門戶事重雖詳人事未知天心登車攬轡百慮

填胷後事付汝等粗舉旦夕近事數條遭意便言不能次比至於杜漸防萌深識情變此當任汝所見深淺非吾勅戒所盡也汝等雖年未至大若能克己纂修比之古人亦可以當事業矣苟其不然雖至白首亦復何成汝等其戒之慎之節酒慎言喜怒必思愛而知憎惡而知善動念寛恕審而後與衆之所惡勿輕承信詳審人核真偽遠佞諛近忠正（按晉書作忠臣）蠲刑獄忍煩擾存高年恤喪病勤省按聽訟訴刑法所應和顏任理慎勿以情

輕加聲色賞勿漏疎罰勿容親耳目人間知外患苦禁
御左右無作威福勿伐善施勞逆詐意必按晉書作億必以示
已明廣加諮詢無自專用從善如順流去惡如探湯富
貴而不驕者至難也念此貫心勿忘須史寮佐邑宿盡
禮承敬讌饗餼食事事留懷古今成敗不可不知退朝
之暇究觀典籍面墻而立不成人也此郡世篤忠厚人
物敦雅天下全盛時海內猶稱之况復今日實是名邦
正為五百年鄉黨婚親相連至於公理時有小小頗廻

為當隨宜斟酌吾臨莅五年兵難騷動未得休衆息役惠康士庶至於掩瑕藏疾滌除疵垢朝為冦讎夕委心膂雖未足希準古人粗亦無負於新舊事任公平坦然無類初不容懷有所損益討近便為少經遠如有餘亦無愧於前志也

陳顯達宋孝武世以軍主歷驅使南齊遷都督江州諸軍事自以人微位重每遷官有愧懼之色諸子多事豪侈顯達聞之不悅子休尚為郢府主簿過九江戒之　按顯達南彭城人

我本志不及此汝等勿以富貴凌人麈尾蠅拂是王謝

家物汝不須捉此即取於前焚之

王僧虔 琅琊人仕齊為儀同 宋世嘗有書戒子

吾在世雖乏德素要復推排人間十許年故是一舊物人或以比數汝耳即化之後若自無調度誰復知汝事者舍中亦有少負令譽弱冠越超清級者于時王家門中優者龍鳳劣猶虎豹失蔭之後豈龍虎之儀況吾不能為汝蔭政應各自努力耳或有身經三公蔑爾無聞布衣寒素卿相屈體父子貴賤殊兄弟聲名異何也體

盡讀數百卷書耳吾今悔無所及亦以前車戒爾後乘也汝年入立境方應從宦兼有室累何處復得下帷如王郎時邪各爾身己切豈復關吾邪鬼唯知愛深松茂柏寧知子弟毀譽事因汝有感故略叙胷懐

徐勉戒子書 字修仁東海人梁武帝臣戒其子崧其略曰

吾家本清廉故常居貧素至於産業之事未嘗經營薄躬遭逢遂至今日仰藉門風故臻此爾古人所謂以清白遺子孫不亦厚乎中年聊於東田開營小園者非播

埶以要利政欲穿池種樹少寄情賞閒汝所買湖田甚爲舄鹵有所收獲汝可自分贍內外大小宜令得所又復應需之諸女耳汝既居長故有此及凡為人長殊復不易當使中外諧緝人無間言先物後己然後可貴汝當自勗見賢思齊不宜忽略以棄日也棄日乃是棄身身名美惡豈不大哉可不慎歟今之所敕略言此意政謂為家以来不事資産暨立墅舍以垂舊業陳其始末無愧懷抱

王筠 字元禮瑯琊人仕梁為太子詹事與諸子論家門集

史傳稱安平崔氏及汝南應氏並累葉有文才所以范蔚宗云崔氏雕龍然不過父子兩三世耳非有七葉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繼人人有集如吾門者也汝等仰觀堂構思各努力

李恕 唐中宗時縣令以崔氏女儀戒不及男顏氏家訓訓遺於女遂著戒子拾遺十八篇兼教男女令新婦子孫人寫一通用為鑒戒云

男子六歲教之方名七歲讀論語孝經八歲誦爾雅離

騷十歲出就師傅居宿於外十一專習兩經志學之年足堪賓貢平翼二子即是其人夫何異哉積勤所致耳擢第之後勿棄光陰三四年間屏絕人事講論經籍爰迄史傳並當諳憶悉令上口洎乎弱冠博綜古今仁孝忠貞温恭謙順器惟瑚璉材堪廊廟如或出身之後怠而自逸被服綺羅弄姿顧影朝遊酒肆暮宿倡樓雖則生之不如遄死若㹠犬耳奚足惜哉

居九品之中處百僚之下清勤自勗平真無虧事長官以忠誠接僚友

以謙敬言思乃出行思乃動勿輙有毀譽勿輕論得失

格式律令為政之隄防一牽吏役動遵憲綱與奪割斷必須理愜條章喜怒刑名豈可率由胷臆枷杖樣式著於令文準令而行足堪市恥勿奮威怒麤杖大枷肆一朝之忿取終身之敗　申工移牒言唯謹爾署必真書慎勿侮弄刀筆譏玩朋僚若犯要司敗不旋踵若輕同類怨豈在明位下處早觸塗防謹部內士人虛心接引鄉中耆望以禮承迎若恣心縱罵輕出莠言罵父子

怨罵兄弟怨既為怨府亦謂深讎劉寬不呵童僕嗣宗
口不臧否韓子曰善為吏者樹德不善為吏者樹怨勉
之勉之　縣有長官職宣風化丞尉早末無勞廣為若
乃斥強健壓雄豪奮下車之威釣高明之譽指揮一縣
專擅六曹識者寒心旁觀啓齒但能正身範物修己安
人不與典吏交言不在公庭妄笑立無偏倚坐必正方
人自慄之畏之矣　汝輩後生始從早仕祿俸所獲僅
以代耕宜減省家人謹身節用閽門晝掩鎮安關鑰家

童歛跡無出府廷使馬如羊不以入廐使金如粟不以入懷夫如是則驄馬埋輪且安髙枕豈多言之可畏何衆口之能傷哉楊震為涿郡太守子孫皆蔬食步行曰使人稱為清白吏子孫誠哉斯言誓銘肌骨部内交關誠非所願儻緣切要不遑遠市衣食之外無輙交通必須依價錢歸物主分明付領書取文鈔雖云細務易涉流言勿招抑逼之詞以獲侵漁之謗若能遠希先覺遥杜未萌清介皎然吾無憂矣　周生烈云食禄坐觀賊

也老子云債少易償職寡易守汝等欲仕周行深期自卜審己量分或保徽班冒寵貪榮方貽後譴但能績著鳴絃功彰露冕足隆門閥不墜箕裘豈要榮貴方為宦達

納采行媒咸求雅對河魴宋子勿墜清規或嫁女從夫有資賢壻如為男求婦必在甲門無隳百代之規以適一時之欲

告休暇景公務餘閒學以潤身必貧宏益譙周云聖人學之於天君子學之於聖又云進者猶行也朝發而異宿矣益者其猶取菓乎勤則頃筐盈

矣家中經史不能周足但能閱市恒有賤書假如數萬
青蚨纔當一馬之直堪得數千黃卷便為百代之寶凡
人皆知市駿馬悅輕肥而莫肯市書見近識小淮南子
云家有三史無癡子可不勉歟　吾昆弟七房子姪尤
衆未出一門已成三從左提右挈洎乎成長世祀云遠
恩愛不渝懷橘而歸遺無諸母易衣而出詎止同胞服
有功緦禮經所限情存家法勿或虧焉博徒暴客破產
傾家汝等子孫尤宜戒謹脫子姪之中頑嚚不肖公違

父叔之令輙從輕薄之徒必當斷其擲頭之指以為終身之戒寧不知虧令斷骨忍痛傷心折一指足以保一門所全者大故不隱也　夫酒者所以祀鬼神養病老冠昏之禮非酒不成賓主之歡非酒不接無容沈湎過度顛沛有虧汝等從宦顧惜身名縱不能全然禁斷倍須拘檢酒氣未盡不可參預府庭面色未平不宜呵叱百姓以此為戒餘可知矣　孫叔敖為令尹一老父教之云位益高而意益下官益大而心益小袁子云貧賤

顧人之接己富貴忘己之接人大禹一飯十起周公一沐三握夫接士忘疲禮賢忘倦聖賢猶且若是而況凡庸乎　曾子云書功不過百日諺云千里面首既堪力致何惜餘閑諸葛戒子尚憂粗拙汝輩鍾張真草之迹念並留心陰陽卜筮之書慎毋開卷射宮觀德君子攸宜彈琴自娛性靈取悅自餘伎術並勿經懷敬慎威儀以近有德女誡女儀兒女等各寫一通咸將自警女兼輔佐君子兒亦勸奬室家中外相承夫妻並立終朝三

省每月一尋實獲我心念無違也　閭閻賤第委巷庸兒多分嫡庶構成痛痏不念胞胎雖別骨血不殊豈可兒結父讎子兼母妬傷心犯順所不忍言汝等幼習義方以歸名教察天倫之重既悟同生覺流俗之非毋遵覆轍　女子七歲教以女儀讀孝經論語習行步容止之節訓以幽閒聽從之儀禮云女子十年治絲枲織紝觀祭祀納酒漿事人之禮此最為先十五而笄十七而嫁既從禮制是謂成人若不徵涉青編頗窺緗素粗識

古今之成敗瀏覽古女之得失不學墻面寧止於男通之婦人亦無嫌也　婦人之德貴在貞靜內外之言不出閨閫鄭衛之音尤非所習遊娛之樂無以寬懷夫若東西家無耆舊年少子幼慮遠防微家具無假於人饋獻杜而弗納心懷廉謹外絕交通衣食斟量常令備足披尋譜諜記憶親姻戚屬尊卑吉凶周至方為內範念勗前規　諺云成家由婦破家由婦緬尋其語諒匪虛談未有娣姒相憐而兄弟不睦娣姒相嫉而昆季雍和

者也升堂拜母心所未通廣坐呈妻理尤不可人之家法難易不同在於吾心以難勝易與其輕易寧可從難

姚信 按信吳人梁時太常

古人行善者非名之務非人之為心自甘之以為己度嶮易不虧終始如一進合神契退同人道故神明祐之衆人尊之而聲名自顯榮祿自至其勢然也又有內析外同吐實懷詐見賢則暫自新獨居則縱所欲聞譽則

鶩自飾見尤則棄善端凡失名位常多怨人而害善怨一人則衆人疾之害一善則衆人怨之雖欲陷人而進己不可得也祇所以自毀耳顧眞僞不可掩褒貶不可妄舍僞從實遺己察人可以通矣舍己就人去否適泰可以宏矣貴賤無常唯人所速苟善則匹夫之子可至王公苟不善則王公之子反為凡庶可不勉哉

楊椿字延壽華陰人北齊侍中歸老臨行戒子孫云

我家入魏之始即為上客自爾至今二千石方伯不絕

祿卹甚多於姻親知故吉凶之際必厚加贈遺來往賓寮必以酒肉飲食故六姻朋友無憾焉國家初丈夫好服綵色吾雖不記上谷翁時事然記清河翁時服飾恒見翁著布衣韋帶常自約敕諸父曰汝等後世若富貴於今日者慎勿積金一斤綵帛百匹已上用為富也不聽與世家作婚姻至吾兄弟不能遵奉今汝等服乘漸華好吾是以知恭儉之德漸不如上也吾兄弟若在家必同盤而食若有近行不至必待其還亦有過中不食

忍饑相待吾兄弟八人今存者有三是故不忍别食也
又願畢吾兄弟不異居異財汝等眼見非為虚假如聞
汝等兄弟時有别齋獨食者此又不如吾等一世也
聞汝等學時俗人乃有坐待客者有驅馳勢門者有輕
論人惡者及見貴勝則敬重之見貧賤則慢易之此人
行之大失立身之大病也汝家仕皇魏以来髙祖以下
乃有十郡太守三十二州刺史内外顯職時流少比汝
等若能存禮節不為奢淫驕慢假不勝人足免尤誚足

成名家吾今年始七十五自惟氣力尚堪朝覲天子所以孜孜求退者正欲使汝等知天下滿足之義為一門法耳非是苟求千載之名汝等能記吾言吾百年後終無恨矣

馬援字文淵扶風人後漢伏波將軍凡子嚴敦並喜譏議而通輕俠客援在交趾還書戒之

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議論人長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汝曹知吾惡之甚矣所以復

言者施衿結褵申父母之戒欲使汝曹不忘之耳龍伯
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
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
清濁無所失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
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為謹敕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
類鶩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為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
成反類狗者也訖今季良尚未可知郡將下車切齒州
郡以為言吾常為寒心是以不願子孫效也

楊侃按侃字士業齊侍中椿之子為後魏大都督

我家受魏恩二千石方伯不絕記清河翁約敕諸父曰汝等後世若富貴於今日者慎勿積金一斤綵帛百疋已上用為富也不聽與世家作婚姻吾今日不為貧賤然居住舍宅不作壯麗者正慮汝等後世不賢不能保守之將為勢家所奪

張奂字然明燉煌人事漢靈帝太常

汝曹薄祐早失賢父財單藝盡今適喘息聞仲祉輕傲

耆老侮狎同年極口恣意當崇長幼以禮自持聞爕煌有人來同聲相道皆稱叔時寬仁聞之喜而且悲喜叔時得美稱悲汝得惡論經言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恂恂者恭謙之貌也聖賢難知且自以汝賢父為師汝父寧輕鄉里耶年少多失改之為貴蘧伯玉年五十見四十九年非但能改之不可不思吾言不自克責反云張甲謗我李乙恚我我無是過爾亦已矣

石奮責子言

奮趙人漢九卿子內史慶醉入里門不下車奮聞之不食慶肉袒請罪不

許舉宗及凡建內祖奮曰

內史貴人入閭里里中長老皆走匿而內史坐車中自如固當

邴吉字少卿魯國人漢孝宣丞相子顯嗣爵顯為諸曹嘗從祠高廟至夕牲日乃使出取齋衣吉大怒曰

宗廟至重而顯不敬慎亡吾爵者必顯也

辛毗郤子言字佐治陽翟人魏衛尉明帝任劉放孫資毗不與往来子敞諫曰今孫劉用事衆皆影附大人宜小降意和光同塵不然必有謗言毗正色而曰

吾之立身自有本末就與劉孫不平不過令吾不作三
公而已何危害之有大丈夫欲為公而毀其高節耶

戒子通録卷四

宋 劉清之 撰

陶潛命子詩疏 字元亮晉彭澤令命子詩及與子儼等疏

悠悠我祖爰自陶唐邈爲虞賓世歷重光御龍勤夏豕韋翼商穆穆司徒厥族以昌紛紛戰國漠漠衰周鳳隱于林幽人在邱逸虬遶雲奔鯨駭流天集有漢眷余愍侯於赫愍侯運當攀龍撫劍風邁顯茲武功書誓河山啓土開封亹亹丞相允迪前蹤渾渾長源鬱鬱洪柯羣

川載導衆脩載羅時有語默運因隆窊在我中晉業融長沙桓桓長沙伊勲伊徳天子疇我專征南國功遂辭歸臨寵不忒孰謂斯心而近可得肅矣我祖慎終如始直方二臺惠和千里於穆仁考淡焉虛止寄迹風雲寘兹愠喜嗟余寡陋瞻望弗及顧慙華鬢負影隻立三千之罪無復其急我誠念哉呱聞爾泣卜云嘉日占亦良時名汝曰儼字汝求思温恭朝夕念兹在兹尚想孔伋庶其企而厲夜生子遽而求火凡百有心奚特于我既

見其生實欲其可人亦有言斯情無假日居月諸漸免于孩福不虛至禍亦易來夙興夜寐願爾斯才爾之不才亦已焉哉

疏告儼俟份佚佟天地賦命生必有死自古聖賢誰獨能免子夏有言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四友之人親受音旨發斯談者將非窮達不可妄求壽天永無外請故耶吾年過五十少而窮苦每以家弊東西游走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為已必貽俗患僶俛辭世使汝等幼而饑寒余嘗感孺仲賢妻之言敗絮自

擁何慙兒子此既一事矣但恨鄰靡二仲室無萊婦抱
茲苦心良獨内愧少學琴書偶愛閑靜開卷有得便欣
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歡然有喜常言五
六月中北窻下卧遇涼風暫至自是羲皇上人意淺識
罕謂斯言可保日月遂往機巧好踈緬求在昔眇然如
何疾患以來漸就衰損親舊不遺每以藥石見救自恐
大分將有限也汝輩稚小家貧每役柴水之勞何時可
免念之在心若何可言然汝等雖曰同生當思四海皆

兄弟之義鮑叔管仲分財無猜歸生伍舉班荊道舊遂能以敗為成因喪立功他人尚爾況同父之人哉潁川韓元長漢末名士身處卿佐八十而終兄弟同居至於沒齒濟北氾稚春晉時操行人也七世同財家人無怨色詩日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爾心尚之汝其慎哉吾復何言

杜甫示子詩字子美京兆人唐拾遺示子宗武

覔句新知律攤書解滿牀試吟青玉案莫帶紫羅囊假

日從時飲明年共我長應須飽經術已似愛文章十五男兒志三千弟子行曾參與游夏達者得升堂

韓愈字退之昌黎人唐吏部侍郎子符讀書城南以示之

木之就規矩在梓匠輪輿人之能為人由腹有詩書詩書勤乃有不勤腹空虛欲知學之力賢愚同一初由其不能學所入遂異閭兩家各生子提孩巧相如少長聚嬉戲不殊同隊魚年至十二三頭角稍相踈二十漸乖張清溝映汚渠三十骨骼成乃一龍一猪飛黃騰踏去

不能顧蟾蜍一為馬前卒鞭背生蟲蛆一為公與相潭
潭府中居問之何因爾學與不學歟金璧雖重寶費用
難貯儲學問藏之身身在即有餘君子與小人不繫父
母且不見公與相起身自犂鋤不見三公後寒饑出無
驢文章豈不貴經訓乃菑畬潢潦無根源朝滿夕已除
人不通今古馬牛而襟裾行身陷不義況望多名譽時
秋積雨霽新涼入郊墟燈火稍可親簡編可卷舒豈不
旦夕念為爾惜居諸恩義有相奪作詩勸躊躇

盧仝寄子詩　唐逸人詩寄男抱孫

別來三得書書道違離久書處甚麤殺且喜見汝手尚書當畢功禮記速須剖尋義低作聲便可養年壽莫學村學生麤氣强叫吼殷十七老儒是汝父師友傳讀有疑誤輒告咨問取兩手莫破拳一吻莫飲酒小時無大傷習性防已後莫惱添丁郎淚子作面垢莫引添丁郎赫赤日裏走

賀敦謂子言　隋金州總管宇文護忌而害之臨終呼子弼謂曰　按敦複姓賀若世居

漢北為周申州刺史即被害事見北史此標賀姓疑有脫字注云隋亦誤也弼字輔臣仕隋以平陳功封宋國公見隋書

吾必欲平江南然此心不果汝當成吾志且吾以舌死汝不可不思因引錐刺弼舌出血誡以慎口

韋世康與子弟書京兆人隋司會中大夫

祿豈須多防滿則退年不待暮有疾便辭

李勣唐人以疾謂弟弼曰

我見房元齡杜如晦高季輔皆辛苦立門戶悉為不肖

子敗之我子孫今以付汝汝可謹察有不厲言行交非類者急榜殺以聞毋令後人笑吾猶吾笑房杜也

房彥謙與子言字孝冲清河人隋長葛令居官得祿周卹親友謂子元齡曰

人皆因祿富我獨以官貧所遺子孫在於清白耳

杜牧寄兄子詩字牧之樊川人唐中書舍人冬至日寄兄子阿宜

小姪名阿宜未得三尺長頭圓筋骨緊兩臉明且光去年學官人竹馬遶四廊指揮羣兒輩意氣何堅剛今年始讀書下口三五行隨兄旦夕去斂手整衣裳去歲冬

至日拜我立我旁祝爾願爾貴仍且壽命長今年我江
外今日生一陽憶爾不可見祝爾傾一觴陽德比君子
初生甚微茫排陰出九地萬物隨開張一似小兒學日
就復月將勤勤不自已二十能文章仕宦至公相致君
作堯湯我家公相家劒珮嘗丁當舊第開朱門長安城
中央第中無一物萬卷書滿堂家集二百編上下馳皇
王多是撫州寫今來五紀強尚可與爾讀助爾為賢良
經書刮根本史書閱興亡願爾一祝後讀書日日忙一

日讀十紙一月讀一箱吾兄苦好古學問不可量晝居府中治夜歸書滿牀後貴有金玉必不爲爾藏崔昭生崔芸李兼生崔郎堆錢一百屋破散何披猖今雖未即死餓凍幾欲僵參軍與縣尉塵土驚劻勷一語不中治笞箠身滿瘡官罷得絲髮好買百樹桑稅錢未輸足得米不敢嘗願爾聞我語歡喜入心腸大明帝宮闕杜曲我池塘我苦自潦倒看汝爭翺翔總語諸小道此詩不可忘

顔延之庭誥字延年琅琊人宋武帝臣閑居無事為庭誥之文施於閨庭之内謂不遠也　按庭誥有二篇此節録其第一

吾年居秋方慮先草木故遽以未聞誥爾在庭情有公私公通可以使神明加嚮私塞不能令妻子移心是以昔之善為士者合公屏私尋尺之身而以天地為心數紀之壽常以金石為量觀夫古之先生垂戒長老餘論雖器用細制每以不朽見銘繕築末迹咸以可久承志況植德立義收族長家而不思經遠乎曰身行備足遺

之後人欲求子孝必先慈將責弟悌務為友雖孝不待慈而慈固植孝悌非期友而友能立悌夫和之不備或應以不和猶信不足焉必有不信儻知恩意相生情理相出可使家有參柴人皆由損　夫內居德本外吏民譽言高一世處之逾默器重一時體之滋沖不以所能干衆不以所長議物淵泰入道與天為人者士之上也若不能遺聲敬慕謙道畏避矜踞思廣監擇從其遠大文理精出而言稱未達論問宣茂而不以居身此其亞

也若乃聞實之為貴以辯畫所克見贊之取榮謂爭奪可獲言不出於戶牖自以為道義久立才未信於僕妾而曰我有以過人於是感苟銳之志馳傾觖之望豈悟已掛有識之裁入修家之戒乎記所云千人所指無病自死者也行近於此者吾不願聞之矣　凡有知能預有文論若不練之庶士校之羣言通才所歸前流所與焉得以成名乎若呻吟於牆室之內喧嘂於黨輩之間竊議以迷寡聞妲按妲字疑誤語以敵要說是短算所出而

非長見所上適值尊朋臨座稠覽博論而言不入於高
聽人見棄於衆視則慌若迷塗失偶黶如深夜撤燭銜
聲茹氣腆䐜按本集作腆默而歸豈識向之夸慢祇足以成今
日之沮喪邪此固少壯之廢爾其戒之　夫以怨誹為
心者未有達無心救得喪多見誚耳此蓋臧獲之為豈
識量之事哉是以德聲令氣愈上愈高忿言懟議愈下
愈發有尚於君子者寧可不務勉邪雖曰常人之情不
能素盡故當以遠理勝之么芐除之豈不可務自異而

取陷庸品乎　富厚貧薄事之懸也以富厚之身覩貧薄之人非可以一時同處然昔有守之無怨安之不悶者蓋有理存焉夫既有富厚必有貧薄豈其證然時乃大道若人富厚是理無貧薄然乎必不然也若謂富厚在我則宜貧薄在人可乎又不可矣道在不然義在不可而横意去就謬生希幸以為未達至分　蠶溫晨飽民生之本躬稼難就上以僕役為資當施其情顧庇其衣食定其當治遞其優劇出之休饗後之捶責雖有勸

恤之勤而無霑暴之苦務前公稅以遠吏讓無急傍費以息流議量時發斂視歲穰儉省贍以奉己損散以及人此用天之善御生之得也　率下多方見情為上立長多術晦明為懿雖及僕妾情見則事通雖在畎畝明晦則功博若奪其常然役其煩務使威烈雷霆猶不禁其欲棄其大用窮其細瑕或明灼日月將不勝其邪故曰孱焉則差的焉則闇是以禮道尚優法意從刻優則人自為厚刻則物相為薄耕收誠鄙此用不忒無謂野

陋而不以居心也　含生之氓同祖一氣等級相傾遂成差品至夫願欲情嗜宜無間殊若能服温厚而知穿弊之苦明周之德厭滋旨而識寡嗛之急仁恕之功豈與夫比肌膚於草石方手足於飛走者同其意用哉罰慎其濫恵戒其偏罰濫則無以為罰恵偏則不如無恵雖爾眇末猶偏庸保之上事思反已動類念物則其情得而人心塞矣　抃博蒱塞會衆之事諧調哂謔適坐之方然失敬致侮皆此之由方其剋瞻彌喪端儼況遭

非鄙慮將醜折豈若正其容而簡其事靜其氣而遠其
意使言必諍屬賓友清耳笑不傾撫左右悅目非鄙無
因而生侵侮何從而入此亦持德之管籥爾其謹哉
嫌惑疑心誠亦難分豈唯厚貌蔽智之明深情怯剛之
斷而已哉必使猜怨賢愚則嚬笑入戾䏧愛犬馬則步
顧成妖况動容竊斧束裝濫金又何足論也是以前王
作典明慎議獄而僭濫易意朱公論璧光澤相如而倍
薄異價此言雖大可以戒小　游道雖廣交義為長得

在可久失在輕絕久由相敬絕由相狎愛之勿勞當扶其正性忠而勿侮必藏其枉情輔以藝業會以文辭使親不可褻疎不可間每存大德無挾小怨率此往也足以相終　酒酌之設可樂而不可嗜嗜而非病者希病而遂眚者幾既眚既病將蔑其正若存其正性紓其妄發其唯善成乎　聲樂之會可簡而不可違違而不背者鮮矣背而非弊者反矣既弊既背將受其殿必能通其礙而節其流意可為中和矣　善施者唯發自人心

乃出天則與與不待積取無謀實並散千金誠不可能贍人之急雖乏必先使施如王丹受按本集作愛誤如杜林亦可與言交矣　浮華怪飾滅質之具奇服麗食棄素之方動人勸慕傾人顧盼可以遠識奪難用近欲從若覩其淫怪知生之無心為見奇麗能致諸非務則不抑自貴不禁自止　夫數相者必有之徵既聞之術人又驗之吾身理可得而論也人者兆氣二德禀體五常二德有奇偶五常有勝殺及其為人寧無協沴亦猶生有好醜

死有夭壽人皆知其懸天至於丁年乖遇中身迂合者
可易地哉是以君子遘命愈難識道愈堅古人恥以身
為溪壑者屏欲之謂也欲者性之煩濁氣之蒿烝故其
為害則燻心智耗真精傷人和犯天性雖生必有之而
生之德猶火含煙而妨火桂懷蠹而殘桂然則火勝則
煙滅蠹壯則桂折故性明者欲簡嗜繁者氣惛去明即
惛難以生矣是以中外羣聖建言所黜儒道衆智發論
是除然有之者不患不深故藥之者恒苦術淺所以毀

道多而於義寡矣　夫嫌嗜之性不同故畏慕之情或異從事於人者無執人我之心不以己之所善謀人為有明矣不以人之所務失我能有守矣己所謂然而彼定不能弈棊之弊悅彼之可而忘我不可學嚬之弊將求去弊者念通性分（按本集作怍介誤）而已　流言謗議有道所不免況在闕薄難用算防接應之方言必出己或信不素積嫌間所襲或信不和物尤怨所聚有一于此何處逃毀苟能反悔在我而無責於人必有達鑒昭其情

遠識迹其事日省吾躬月料吾志寛默以居潔靜以期神道必在何恤人言　喭曰富則盛貧則病矣貧之病也不唯形色麤黶或亦神心沮廢豈但交友疏棄必有家人誚讓非廉深識遠者何能不移其操故欲蠲憂患莫若懷古懷古之志當自同古人見通則憂淺意遠則怨浮昔人琴歌於編蓬之中者用此道也　夫信不逆彰義必出隱交賴相盡明有相照一面見旨則情固邱岳一言中志則意入淵泉以此事上水火可蹈以此託

友金石可敝豈待充其禁實乃將議報厚之筐篚然後

圖終如或與立茂思無忽　禄利者受之易易則人之

所禁蠶穡者就之艱艱則物之所鄙艱易既有勤倦之

情禁鄙又開向背之意此二塗所為反也以勞定國以

功施人則役徒屬而擅豐麗自埋於民自事其生則督

妻子而趨耕織必使陵侮不作縣企不萌所謂賢鄙處

宜華野同泰　人以有惜為質非假嚴刑有恒為德不

慕厚賞有惜者以理會有恒者與物終世有位去則情

盡斯無惜矣又有務謝則心移斯不恒矣又非徒若此
而已或見人休事則懃歎結納及聞否論則處彰離貳
附會以從風隱竊以成釁朝吐面譽暮行背毀昔同稽
欵今猶叛戾斯為甚矣又非若此而已或憑人惠訓藉
人成立與人餘論依人揚聲曲存稟仰甘赴塵軌衰沒
畏遠忌聞影迹又蒙蔽其善毀之無度心短彼能私樹
已拙自崇恒輩罔顧高識有人至此實蠹大倫每思防
避無通閭伍　覩驚異之事或涉流傳遭卒迫之變反

思安順若異從已發將尸謗人迫而又迕愈使失度能夷異如裴楷處逼如裴遐可稱深士乎　喜怒者有性所不能無常起於褊量而止於宏識然喜過則不重怒過則不威能以恬漠為體寬愉為器者大喜蕩心微抑則定甚怒煩性小忍即歇動無愆容舉無失度則物將自懲人將自止　習之所變亦大矣豈唯蒸性染身乃將移智易慮故曰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知其芳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知

其臭與之變矣是以古人慎所與處唯夫金貞玉粹者
乃能盡而不汚爾故曰丹可滅而不能使無赤石可毀
而不能使無堅苟無丹石之性必慎浸染之由能以懷
道為人必存從理之心道可懷而理可從則不議貧議
所樂爾或云貧何由樂此未求道意道者瞻富貴同貧
賤固得而齊自我喪之未為通議苟議不喪夫何不樂
或曰溫飽之貴所以榮生饑寒在躬空曰從道取諸其
身將非篤論此又不通理用者也凡養生之具豈閒定

實或以膏腴夭性有以菽藿登年中散云所足在內不由於外是以稱體而食貧歲愈歉量腹而炊豐家餘飡非粒實息耗意有盈虛爾況心得優劣身獲仁富明白入素氣志如神雖十旬九飯不能令饑歡席按本集作業席三屬不能為寒豈不信然　且以巳為度者無以自通彼量渾四極而斡五緯天道宏也振河海而載山川地道厚也一情紀而合流貫人靈茂也昔之通乎此數者不為剖判之行必廣其風度無挾私殊博其交道靡懐曲

異故望塵請友則義士輕身一遇拜親則仁人投分此倫序通允禮俗平一上獲其用下得其和世務雖移前休未遠人之適主吾將反本　夫人之生暫有心識幼壯驟過衰耗駑及其間夭鬱既難勝言假獲存遂又云無幾柔麗之身亟委土木剛清之才遽為邱壤回遑顧慕惟數紀之中爾以此持榮曾不可留以此服道亦何能久進退我生遊觀所達得貴為人將在含理含理之貴惟神與交幸有心靈義無自惡偶信天德逝不上慙

欲使人沉求化志符往哲勿謂是賒日緊斯密若通此意吾將忘老如曰不然其誰與歸偶懐所撰述略布衆條若備舉情見顛末畫一贍身之經别在田家節政奉終之紀自著燕居畢義

劉禹錫名子說 字夢得中山人唐夔州刺史名二子說又留海曹師等詩

魏司空王昶名子制誼咸得立身之要前史是之然則書紳銘器孰若發言必稱之乎今余名爾長子曰允字信臣次曰庾字敬臣欲爾於人無賢愚於事無大小咸

推以信同施以敬俾物從而衆說其庶幾乎夫忠孝之於人如食與衣不可斯須離也豈俟余曷哉仁義道德非訓所及可勉而企者故存乎名夫朋友字之非吾職也顧名旨所在遂從而釋乎夫孝始於事親終於事君偕曰臣之終也　萬物有醜好各各一姿分唯人即不爾學與不學論學非採其花要自發其根孝友與誠實而不忘邇言根本既深實柯葉自滋繁念爾無忽此期以慶吾門

魏收枕中篇 字伯起鉅鹿人北齊史官以子姪少年申以戒厲著枕中篇云

吾曾覽管子之書其言曰任之重者莫如身途之畏者莫如口期之遠者莫如年以重任行畏途至遠期惟君子為能及矣追而味之喟然長息若夫岳立為重有潛戴而不傾山藏稱固亦趨負而弗停呂梁獨浚能行歌而匪惕焦原作險或躋踵 按北史作削踵 而不驚九陔方集故眇然而迅舉五紀當定想宵乎而上征苟任重也有度則任之而愈固乘危也有術蓋乘之而靡恤彼期遠而

能通果應之而可必豈神理之獨爾亦人事其如一嗚
乎處天壤之間勞死生之地攻之以嗜欲牽之以名利
梁肉不期而共臻珠玉無足而俱致於是乎驕奢仍作
危亡旋至然則上知大賢唯幾唯哲或處或出不常其
節其舒也濟世成務其卷也聲銷迹滅王帛子女椒蘭
律呂諂諛無所先稱肉度骨膏唇挑舌怨惡莫之前勳
名共山河同久志業於金石比堅斯蓋厚棟不撓遊刃
者然逮於厥德不常喪其金璞馳騖人世鼓動流俗挾

湯日而謂寒包溪壑而未足源不清而流濁表不端而影曲嗟乎膠漆詎堅寒暑甚促反利而成害化榮而就辱欣戚更來得喪仍續至有身禦魑魅魂沉犴獄詎非足力不彊迷在當局孰可謂車戒前傾人師先覺聞諸君子雅道之士遊遨經術厭飫文史筆有奇鋒談有勝理孝弟之至神明通矣審道而行量路而止自我及物先人後已情無繫於榮悴心靡滯於慍喜不養望於郎壑不待價於城市言行相顧慎終猶始有一於斯鬱為

羽儀恪居展事知無不為或左或右則髦士攸宜無悔無吝故高而不危異乎勇進忘退苟得患失射千金之產邀萬鍾之秩投烈風之門趣炎火之室載蹶而墜其貽燕或蹲乃喪其貞吉可不畏歟可不戒歟門有倚禍事不可不密牆有伏寇言不可而失宜諦其言宜端其行言之不善行之不正鬼執彊梁人囚徑廷按徑廷北史作徑挺均不可解疑為勁挺之訛幽奪其魄明夭其命不服非法不行非道公鼎為己信私玉非身寶過涅為紺踰藍作青持繩視

直置水觀平時然後取末若無欲知止知足庶免於辱是以為必察其幾舉必慎於微知幾慮微斯亡則稀既察且慎福禄攸歸昔蘧瑗識四十九非顏子鄰幾三月不違蹉步無已至於千里覆簣而進及於萬仞故云行遠自卑可大可久與世推移月滿如規後夜則虧槿榮於枝望暮而萎夫奚益而非損孰有損而不害益不欲多利不欲大唯居德者畏其甚體真者懼其大道尊則羣謗集任重而衆怨會其達也則尼父棲遑其忠也而

周公狼狽無曰人之我挾在家不可而覆無曰人之我厚在我不可而咎如山之大無不有也如谷之虛無不受也能剛能柔重可負也能信能順險可走也能知能愚期可久也周廟之人三緘其口漏卮在前欹器留後俾諸來裔傳之坐右

中樞龜鏡　蘇瓌字昌容雍州人唐中宗宰相以子頲有宰相器暇日逡巡舉二十七事豫戒之及頲相密以示宋璟請號中樞龜鏡云

宰相者上佐天子下理陰陽萬物之司命居司命之位

苟不以道應命翶翔自處上則阻天地之交泰中則絶性命之至理下則阻生物之阜植苟安一日是稽陰誅況久之乎　臨大事斷大議正道以當之若不能即速退中樞之地非偷安之所　平心以應物無生妄慮似覺非正則速回之使久而不失正也　敷奏宜直勿婉應對無常速機可以回小事沉機可以成大計　同列之間隨器以應之則彼自容矣容則自峻其道以示之無令庸者其來浼我也賢者親而狎之無過狎而失敬

則事無不舉矣　舉一官一職一將一帥須其材德者
聽衆議以命之公是非即無爽矣　人不可盡賢盡愚
汝惟器之　與正人言則其道堅實而不渝材人可以
責成辦事辦事不可與議與之議則失根本歸權道也
審姦吏辭煩而忘親者去之　崇儒則篤敬侈靡之
風不作不作則平和平和則自臻理道矣　刺史縣令
久次以居之不能者立除之無奸柄施恩交馳道路既
失為官之意受弊者隨之矣　欲庶而富在乎久安

不教而戰是謂棄之　佐理在乎謹守制度俾邊將嚴
兵修斥堠使封疆不侵不必務廣徒費中國事無益也
古者用刑輕中重之三典各有攸處方今為政之道
在乎中典謹而守之無為人之所貳　無請數赦以開
倖門　勿畏强禦而損制度　教令少而確守之則民
情膠固矣　毋太剛以臨人事慮不盡臣不密則失身
非所議者勿與之言　勤思慮不以小事而忽機管
財無多蓄計有三年之用外散之親族多蓄甚害義令

人心不寧不寧則理事不當矣　清身檢下無使邪隙微開而貨流於外矣　遠妻族無使揚私於外仍須先自戒謹檢子弟無令開戶牖毋以親屬撓有司一挾私則無以提綱在上矣　子弟壻居官隨器自任調之勿過其器而居人之右　子弟車馬服用無令越衆則係家則能治國　居第在乎潔不在華無令稍過以荒厥心

乾隆御覽之寶

謄録監生臣朱起鳳